

死了一個遊民之後 一

那身軀攤在艋舺公園的草地上，好像許多年的辛勞終於卸下。

周圍很多垃圾，飲料罐、塑膠袋、檳榔渣、空酒瓶，還有沖天炮殘骸、燒爛一角的煙火盒子，狂歡之後難堪的荒蕪與雜亂，通通攤在微亮而骯髒的天空下。

可是那身軀很享受。

喇牙觀察了好久，終於走過來察看，一看清那鬍渣、那眉眼鼻後，露出驚訝的表情，轉身看著後面跟過來的人，驚慌地張大眼，他希望他們知道原因，可是那些臉，一樣驚恐，他們沒有手機，他們之中只有古錢伯有手機，應該說，他們有很多手機，可是沒有一隻可以打，天未光，古錢伯不會那麼早出現。

沒有路燈的地方，夜色還稠得很，像寶藍色的粥，遠近的笑鬧、煙火和炮彈，剛睡。喇牙不知道阿瑛的手機號碼，阿瑛自己會來，有阿強在的地方阿瑛就會出現，可是死阿瑛這幾天都沒有出現。喇牙突然想哭，有些東西哽在後腦和喉頭，可是他根本忘記眼淚的滋味了，

在這裡哭，會被笑死，那是肖查某肖查哺做的事，他向著捷運站的方向，又轉頭對著觀世音菩薩的方向，突然，他看到烈兒，什麼烈兒，那是阿瑛黑白取的怪名字，根本就是嘴瀾琴，嘴瀾琴一定有手機，也許有阿瑛電話，他知道嘴瀾琴不是想遇就遇得到，馬上衝了過去。

嘴瀾琴宿醉得厲害，全身酒臭，異味一股腦兒鑽進鼻孔，喇牙打了一個大噴嚏，眼淚奔了出來，後面就跟了更多的眼淚，他沒辦法說話，嘴瀾琴的嘴也臭，比平常吹完口琴甩出來的口水臭多了，他撥開他上衣口袋，又翻摸外套和褲檔兩邊的口袋。

草地那邊聚集了三、四個人，他聽到議論紛紛，關於阿瑛、炮妹、拉皮珍、古錢伯和養蟲仔的點點滴滴，像雨，落在那個橫躺的身軀上，他終於翻到手機了，通訊錄裡躺著一個「英」，他用力按下比米粒大一點的黑色撥出鍵。

一轉身，一個黑衣黑褲的身影閃現，已經走到馬路中間要上到這岸的人行道了，他有一種不好的預感，天上落下雨珠，接連好幾顆，他聽到語音信箱在講話，然後，長嗶一聲，他沒有留言過，不知道講下去阿瑛會不會聽到，這世上真有一種看不見的信箱，可以裝話給看得見的人？

喇牙對著手機，更像對著空氣，「阿瑛，阿強走了，你緊來！」

他把手機塞回嘴瀾琴的死人屁股，草地那邊爆開激烈爭執，黑衣人要扛起屍體，眾人斥

罵，「你甘是警察？你這樣扛走是什麼意思？」、「我們都是阿強的結拜，輪不到你處理」，「幹！講不聽，放下來啦！」

國境之南、人行道邊，警用摩托車已經停妥，眾人一聞到警仔的氣味，爭吵瞬間停下，他們盯著警仔，確認這是個壞警，就是他踢翻冬瓜的攤位，他打過阿強趕過阿瑛，他們不跟壞警來往，也不會讓他帶走阿強，就在這個時候，黑衣人把阿強扛上肩，腳步輕盈地，跑走了。

壞警追了過來，他們竟然很有默契地迎了過去，接續起昨晚的歡笑，「幹！你新年快樂啦！」

「幹！有酒提來，沒酒你去邊仔放屎，幹凜娘你咧新年快樂，炮仔也不買好一點的，夾在尻倉根本射不出去！」

眾人大笑，幹聲四起，快和壞警正面交鋒時，一哄而散，有的向左有的朝右，有的偷拿手背抹掉歡樂的淚水，壞警有些手足無措，不知道要追誰，而阿強，那樣事不關己地仰在黑衣人背上，一步一抖地消失在廣州街轉角。

喇牙一整天都不再說話，好像只是幫人家顧攤位，而攤位的主人屎尿特多，他無可奈何。天光大作後，三水街上湧入人潮，太太小姐們，說話的時間比挑東西的時間多，男人們，

看看古錢伯的攤位，看看古錢伯，看看裁縫哥的攤位，看看裁縫哥，然後，看著炮妹的攤位，看看炮妹，炮妹馬上對他拋個媚眼，意思是：要不要？

男人露出嫌惡表情，嘴角下斜，很快別過頭。

人潮的空檔，他們的笑容都垮下來，原來紋路很清晰毛孔很粗大的臉，比冬日將落雨的早晨，黯得更快，他們在想阿強，想自己終有一天變阿強，可是阿強有人哭，阿強的攤位還在，大概是隔壁的斷手幫忙擺出來的，一直賣不掉的相框、舊手機、打火機和手機座，他們知道阿強的死，和拉皮珍有關，不然就是阿瑛的老公殺的。阿強重義氣、很幫人的，阿強愛唱歌，阿強曾經在這條街上跳呼拉圈，阿強的鬍鬚刮乾淨，比任何一個報紙上的型男都要帥，阿強本來就不是遊民，他有厝，聽說還有女兒。他們的面色很難看，大顆雨滴打在頭上、臉上。

死了才能真正休息。

炮妹又拋出一個媚眼，意思是：裡面談。

一個跛著腳，戴著棒球帽的老芋仔，跟進暗巷。

阿瑛出現的時候引起一陣騷動，拉皮珍抓著掃把從巷子裡衝了出來，大喝「死查某竟然能躲那麼久！」喇牙跑了過去，他怕她會打死阿瑛，他搶在前面跟阿瑛說了幾句話，拉皮珍大喊：幹！死查某死阿瑛，厝內有尪用不夠，來搶我阿強，死賤人害死阿強，未見笑凜祖嬭今天給你死！

那時阿瑛還沒聽清楚喇牙的話，讓拉皮珍痛揍了一棍，等到聽懂意思了，顧不得身上的痛，和左右兩顆新買的Canon鏡頭，向著那片草皮狂奔起來，可是找了半天沒看見任何屍體，只有一堆散落的垃圾，草叢裡有保險套，和太過雪白刺眼的衛生紙，她對著喇牙和古錢伯眾人，冷笑兩聲，說他們神經病，飯可以亂吃、話不要亂講！

去你媽的一群神經病！

她翻開布包拿出手機，當著眾人的面打給阿強。

阿強的手機很快叫了起來，而且叫得比平常大聲，阿瑛快笑出來了，她左右張望迫切搜尋著，幾乎轉了三百六十度，原來就在不遠處另一堆草叢裡，周圍也是垃圾一堆。

她緩緩走過去，心想著，這件事，玩笑的成分還是比較大，莫名其妙的眼淚卻掉了下來。

阿瑛的過去與現在 一

阿瑛聽過養蟲仔，卻一直沒碰過，養蟲仔像列兒一樣，行蹤完全無法掌握，她知道養蟲仔是養蟲出名的，聽說有一個大工廠，曾叫人轉達採訪和拍照的意願，結果當然被拒絕，喇牙說黑衣人養蟲仔帶走她愛人的身體，她無論如何都要找到他。

在阿強的攤位後、兩臺機車的空隙間，她蹲了下來，附近都是檳榔渣和菸蒂，但她累極了，昨半夜終於趕完一部廢娼短片的剪接和企劃書，這兩天要送出去，一大早，丈夫突然想要，她知道男人每天早上都想要，可是她一點欲望都沒有，她對他很久很久都沒有欲望了，她對他的鬍渣厭惡，對他的臃腫不滿，對他的口臭和油頭，忍無可忍，而他的鼾聲，令人抓狂！不管他怎麼弄，她只想逃走，兒子要出門了，她得起床替他打理一切，可是清晨，他突然那樣溫柔起來，從她腳下的棉被洞鑽了進來，十分幼稚地搖晃屁股蠕動身體，拉下她的睡褲內褲，將臉埋了進去，以往她一定反抗，她不喜歡這種變態的接近排泄器官的親吻，而其他那些千篇一律的動作，想到就厭煩。

她總是很乾，等筋疲力盡的丈夫對這樣的乾燥也忍無可忍時，自會離開，回到他的房間他的床位壓低了聲音自我安慰，而鬧鐘的尖叫會結束這一切，她起身做早餐，他梳洗，她喊他們吃飯，他問她今天有沒有便當，然後一起催促著兒子快一點，「再不快點就要遲到了，每天上學都遲到我看你不要唸好了！」

可是，今天他舔她的力道很輕柔，像少女時渴望的、淡淡的吻，她睜眼、右眉掀動，狐疑著被裡的男人，是誰？

她在夢中，還是醒在夢裡？男人依戀叢林，好久才沿著腹部爬到腰處，再往上，也還是那樣客客氣氣地掀揭、親撫，她被融化了，很難得地，配合著對方的節奏，雖然最後還是無法敞開大門，但她與丈夫，都有了一個差強人意的早晨。

客廳地板上，一抹明燦燦的晨光靜靜躺著。

阿瑛想起三年前的某個早晨，也是這樣一陣忙亂終於送走丈夫和兒子後，她決定要做點什麼，那時，部落格正流行，聽說只要有人潮就會有錢潮，會有人上門要求刊登廣告，可是五專畢業那麼久，廣電科那方面的東西，都還給老師了，她還會的，就是食譜上那一道道漂亮的菜，嫁了人，不管還有沒有愛，就是要出菜，三餐是那麼現實的問題，兒子要養才

會大，丈夫要吃飽了才會出去討賺，她現在最會的就是煮飯。她找來相機，一天三道，把自己做的麻婆金針、糖醋吳郭魚、草菇煎餅，擺在素雅紫花布上，按下快門，放上部落格，偶而也放些實驗性質的蛋糕餅乾，兩個禮拜下來，放了二十一道，部落格人氣從三十二衝到一千八百九十五，她好樂，就等著廠商上門刊廣告，那些網友裡，有人探聽她年紀，還有人要她PO生活照，其中一個，很熱心地說：對焦的時候，要使用小花模式，現在的數位相機都有白平衡，晚上要選擇燈泡模式。

阿瑛起初不在意，重點是菜啊，作法和材料才是重點。

她試著去調整相機模式，結果拍出來的色澤和銳利度，大大提升，她忽然領悟到相片色調與菜餚口感的微妙關係，便恭恭敬敬回覆感謝，又請教一些曝光的問題、色彩設定的問題，最後，連景深和構圖都認真起來，以往學校教的東西，那些色彩概念視覺傳達，有些派上用場了，她放了幾張自拍個人照，網友紛紛留言，也不知是男是女，總之讚她聰明，又漂亮，她更樂了。

泥灰色的日子亮了起來。

沒多久，她上網的時間超過備料的時間，然後，又超過待在廚房的時間，網友們手牽手，

牽成一個好大的網，密密包住她生活，裡面沒有丈夫和小孩，連空氣都是甜的，她開始和網友見面，說是練拍，說是研習，最後又說是攝影聯誼，一回到家馬上在部落格PO照片，吸引更多網友點閱。

在那名為聊天室的小房間，有一種時光暫停青春永駐的幻覺。

阿瑛相信那才是真實，那麼真實而深刻。

時光如果能倒轉，絕不要結婚生子，她和丈夫是媒妁之言，因為時間到了因為也沒有更適合的對象了，那就結婚吧。

結了婚之後，每個人都關心：什麼時候要生寶寶啊？

那就生吧。

然後那些長輩親友終於閉上嘴了。

還好有這些網友，她是攝影團裡少數的女性，物以稀為貴，她像王后，走到哪都有目光追隨，她昂起下巴，那樣驕傲又尊貴了起來。

直到那個教她小花模式燈泡模式的網友又出現，他說：我帶你去艋舺走走。

那時候是八月天，一出捷運站，走進長廊，她便愣住了。

眼前人好多，廊外豔陽高照，那些人在這麼乾淨的天光裡骯髒著。

磁磚的顏色不復記憶，不知道被檳榔渣和殘羹剩水強姦了幾次，可是他們不吵，他們看她，像研究動物園裡出逃的長鬃山羊，他們揣測她的人性與獸性，決定自己的人性與獸性，他們看她的包包、衣著、鞋子和臉孔，她卻不敢直視他們，她聞到很濃的腐酸味，眼下卻是生猛的存在：

黑色的嘴、孤零零的牙

積滿青屎的濁眼

嚴重風害的面皮

粗大毛細孔

斑駁污黑的腳趾、長而厚的硬指甲

很多令人驚奇的混搭穿著。

廊下擺滿睡袋，與大型購物袋，隨時可以帶著走的「家」。

他們身上，很喜感地繫著塑膠袋，紅白相間隨風輕浮。

艋舺國旗。

阿瑛舉起相機，他們立刻瞪了過來，網友攔住她手勢，替她點頭道歉。

回到家，阿瑛還是無法忘懷，那光與影的巨大差距。